

中国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吗？

唐丽园 (Karen Thornber)

对此问题的回答肯定是有的，中国有相当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并在过去十年里显著增强。最突出的一点是，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愈来愈富裕的城市人口对自己和子女对生活品质有着更高的要求。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特别关心空气污染问题。空气污染变得愈发具破坏性，有时候甚至已严重到令城市陷入瘫痪，机场和高速公路封闭。减缓（或者甚至逆转）气候变化也是当务之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演讲上，把中国定位成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领导者，而美国似乎将卸下这一角色。

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在全球互联网速度的排名很差，只是位居第91名，而且政府对很多互联网内容加以限制。不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和微信——却大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中国环境危机的讨论。文献资料同样有助提高市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与激进主义。引起世界轰动的中国作家阎连科等人，犀利讽刺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去执着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最近的小说《炸裂志》，描述名为“炸裂村”的一个小山村如何演变成超级大都市。这部作品尖锐地

暴露和批评社会不断追求经济发展，不但严重损害民众的健康，还把国土变得千疮百孔，同时引发具破坏性的环境污染和全球暖化问题。

影片对促进中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发挥了更大作用。中国中央电视台前任记者柴静自筹资金拍摄的纪录片《苍穹之下》就是借鉴戈尔 (Al Gore) 的《绝望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尽管内容未能准确反映实况，却锐利地揭示了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该纪录片在2015年推出后的三天内获得超过1.5亿次浏览量。起初，该纪录片躲开了审查，并获得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的称赞，被他类比为卡森 (Rachel Carson) 于1962年发表的名著《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中国官员可能推崇了柴静的这部纪录片，因为其聚焦的中石油公司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贪腐运动打击的对象之一，并且如媒体报道所示，政府将该影片视为利用公众舆论来推行更严格的污染治理指标的手段。然而，在影片推出后不到一周，且获得3亿多次浏览量之后，《苍穹之下》就被勒令从各个中国网站上删除。

尽管有此类新闻审查，当今中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水平却或许处于历史新高。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积极讨论应对环境挑战并抗议对环境的破坏，而国内的作家、电影导演、视觉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制片人则对环境恶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外，如历史学家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所述，中国政府致力于环境教育，自2003年起要求全国公立学校加入此项内容。诚然，由于未纳入高考的范围，环境教育课程始终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但它确实让中国的孩童认识到自己在未来将要面对的某些挑战。另外，经常受到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激发的草根环保主义者的斗争也取得一定成效。例如，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7年提倡用“生态文明”来取代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核心目标，而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正部级单位，而在全国各地也设立了其地方环境保护分部。

中国在更早期的环境保护意识又是怎样的呢？数千年来，

中国人一直以生态上不可持续的方式生活，从大规模砍伐森林到兴建大型水利设施（如运河、灌溉系统与大坝），在愈来愈陡峭的山坡上开垦梯田，发展出让社群能够提升环境改造的技术。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生态破坏也同时伴随着对环境的担忧。

中国最初期的环境保护意识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之前，他曾道：“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意思是：如果不用过于细密的渔网去捕鱼，那么鱼鳖水产会多到吃不完；如果按照时节去砍伐林木，木材也会用之不尽）。一个更早的例子是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的一位相国管仲，他曾告诫国人：“不要在草原上放养太多牛只，以免草原难以恢复；不要过分密集地种植农作物，以免土地变得贫瘠。”《淮南子》这部古代文集中也宣称“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意思是指实现繁荣发展的人应该小心谨慎，避免破坏环境。中国的激进环境保护主义分子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的文学家韩愈。他谴责人们因为开垦、凿井、挖掘和建筑等行为而破坏自然环境，并颇具争议地提出减少人口将“有利于天地”。

诚然，中国早期的许多著述和画作并没有批评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而是歌颂自然之美，并往往用扭曲的理想主义视角把人看作是与自然界密切相连的。某些文学创作——包括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作品——甚至颂扬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其中一首宣称，天帝在橡树被砍光和松柏得到了修整的地方创建了国家。事实上，为发展农业而开垦土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因此古代中国人眼里的粗人会砍伐森林这个高超技能当作自己取得进步的证据。

然而在中国许多地方，这种破坏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四个世纪前的一首清朝诗歌里这样写到：

松竹易以尽，草莱生不足……前月山中行，山木犹簇簇。今从

山下过，遥望山尖秃。农民无以爨，焚却水车轴。¹

这首诗描写的是长江下游地区的风景，经历了上千年的
人类改造后，在17世纪已不能再持续满足人们的需求。

约一个世纪后，王太岳的诗歌《铜山吟》描写了耗竭的矿
山与消失的森林，警示人类持续破坏大自然带来的严重后果：

矿路日辽远，开凿愁坚珉。曩时一朝获，今且须浹旬。
材木又益诎，山岭童然髡。始悔旦旦伐，何以供灶薪。

……

山海殖财货，岂以灾芸芸

……

尽取不知节，力足疲乾坤。²

从字面看，这首诗的关切点从树林延伸到更广阔的生态，
它描写的不是一个繁荣的场景，甚至不是一个受到有限度破坏
的场景，而是一个被持续膨胀的人口与不断增多的需求所威胁
的世界。这首诗承认，在大自然环境还是富饶的情况下，呼吁人
们保持谨慎可能看似很荒唐，但作者依然强调人类有能力造成
不可弥补的破坏，并告诫世人如果不收敛现在的行为，他们将
变得一无所有。

在后来几个世纪里，由于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常常明令对
国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故类似的担忧反复出现。中国官方有
关大跃进（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论
调十分引人注目，公开表现对大自然的敌对态度。众所周知，中
国共产党掀起名为“战天斗地”的运动，号召“征服自然”，宣称

1. 大意是：松树和竹子很容易耗尽，野草生长也不足……上月经过山岗时，上面的树木还很茂盛。如
今再次经过，山顶已经变光秃了。农民们没有柴火，只好把运水车的轮轴给烧掉。

2. 大意是：矿山的通路一天天变得更深远，开凿困难。过去一上午的收获，如今需要十多天。木材日
益稀缺，山林日渐光秃。人们开始后悔每天的砍伐，让自己没有了柴木……山海那么富饶，却只能
靠灾难来维持繁盛……如果人们贪得无厌地索取，天地也会被耗竭。

要用“突击队”去开拓草原，把旷野变成良田。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中国领导人不再公开谈及要征服自然，而是发布鼓励人们“绿化祖国”、“植树造林”以及“爱惜绿色环境，保护古树名木”的宣传海报。但是，他们认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保护国家的环境。

在邓小平和之后几届领导人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业化未有受到规管，造成世界上部分最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地污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大大提升了数百万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亦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卡恩 (Matthew E. Kahn) 与郑思齐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在198个中国城市里，有57%的地下水被官方评为“较差”或“极差”，超过30%的中国河流被列为受到“污染”或“严重污染”。类似的是，2013年早期，中国北方的雾霾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健康标准的40倍；只有1%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在空气质素达到欧盟标准的城市里。中国目前还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虽然中国的中央政府签署了国际环保协定，希望以此取得全球性的合法地位，最终达到领导地位，但是省市各级却依旧存在各种问题，地方官员因为与当地企业家的关系，常常忽视北京当局的监管要求。如经常提及的那样，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财富增长对许多人而言仍是首要目标。因此，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情况依旧持续，中国的长期环境发展前景仍不确定，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亦不会太快消退。